

生活 自然文库

热带亚洲

陆地和野生生物



NS-62
21
197

生活自然文库

热带亚洲

陆地和野生生物

生活自然文库

热带亚洲

陆地和野生生物

西德尼·狄龙·里普利
与时代—生活丛书编辑合著

原出版者：时代公司
特辑版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时代公司

目 录

1	东南王国	8
2	雨季来临时	31
3	在茫茫的林海里	51
4	泥泞的大海之滨	79
5	群岛漫游	101
6	昆虫宝库	121
7	大蟒、犀牛及其他	143
8	人类的侵犯	165
	参考书目	193
	附录：地名参考图	194
	志谢	196
	索引	197

时代 - 生活丛书

总编辑: George Constable

生活自然文库特辑版

校订者: 许维枢

编辑: 朱博平

本书译者: 袁寿城

Authoriz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 1982 Time Inc.

Original U.S.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 1980 Time-Life Book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Second edition. First printing.

作者

西德尼·狄龙·里普利 (Sidney Dillon Ripley) 自称是“达尔文学派的正统博物学家……对自然界的一切都感兴趣”。他和达尔文有所不同，达尔文是在22岁的成熟年纪出外作首次考察的，而他13岁时就与20岁的姐姐徒步穿越西藏西部研究鸟类。1936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决定“摒弃为了荣华富贵的前途的所有想法”，作为一个研究候鸟的鸟类学家踏上了去印度、尼泊尔和其他东方国家的路途，在那些地方学会了熟练使用好几种热带亚洲语言。1940年他回到美国，并于1943年获得哈佛大学动物学博士学位。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任命为美国海军军官，在印度、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和泰国服役两年。自大战发生时起，他曾多次重返热带亚洲，并写了《水中鸭类》、《寻找尼泊尔画眉》和《追猎文鸟》等五、六本鸟类学题材的书。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在耶鲁大学生物系任教，1959年任耶鲁大学皮博迪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直到1964年。1964年，他被任命为史密森学院秘书长。里普利博士已婚，有三个女儿。



泰国的稻田象一块块玻璃在阳光下闪烁。稻田后面是湄公河，由于它把大量泥沙带进低地，故又称尼罗河第二。湄公河是东南亚最长

1

东南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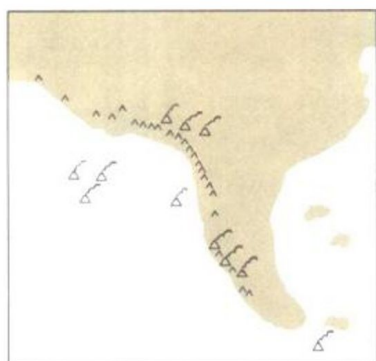


的河流，从发源地西藏到入海口，全长4,200公里。

在大自然的巨构宏图里，没有一块土地象热带亚洲和它周围星罗棋布的群岛那样，养育着如此型类繁多的生命。这一地区从印度平原起，向东横贯印度支那半岛，并沿着弧形的马来群岛向外伸展：无数生物繁衍生长在这块举世无双、慷慨富饶的土地上。恰巧与达尔文(Charles Darwin)同时提出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论的伟大博物学家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就在这里获得了灵感的主要源泉。这些富饶的岛屿使他流连忘返，他曾写道：“这块土地沐浴

陆地的形成

这两页上的五幅地图，粗略地追溯了从7,500万年前的中生代末期热带亚洲初步形成起、直到现在的该地区地质史。与亚洲其他地区不同的是，由于周期性的造山运动和火山爆发、海洋的侵袭、海岛的升沉、陆桥的形成与消失等因素的作用，该地区始终显得极为动荡不定。星罗棋布的热带亚洲岛屿被大小火山环绕着，至今仍受地质上不稳定状况的影响。



白垩纪

约7,500万年前，喜马拉雅和印度尼西亚地区发生了巨大的火山爆发。印度大陆与南美洲、非洲、澳洲和南极洲的陆块分离了，但还未成为亚洲的一部分。



始新世

过了2,000万年以后，大陆上剧烈的火山爆发和山脉活动几乎平息了。但在印度尼西亚，一切都在继续进行，升高的海水淹没了许多小岛。图中左下方的印度陆块继续向北漂移。

着热带海洋温暖的浪花，享有几乎比地球上其他所有地区都更为一致的湿热气候和别处看不到的丰美自然物产。最丰腴的果实、最珍稀的动物，都是这里的特产。这里有巨大的大花草、大型的绿翅鸟翼凤蝶（蝴蝶家族的王子）、长得象人一般的猩猩和艳丽的极乐鸟。”近几十年来，此地的原始森林遭到了战争的破坏，被化学落叶剂弄得容颜大变。树木被砍伐出售，因修筑新水坝而被淹没，或因人口猛增、城市不断扩大而日趋减少。但是，从华莱士描写这块土地一个多世纪以来，任何变化都未能稍减它的魅力。虽然这里已经发现了数万种生物，但有更多的生物还未为人所知，尚待发现的物种数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

热带亚洲地区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并不十分突出。这一地区主要由岛屿组成，在许多地图上，这些岛屿是按大比例缩小绘制的，因此显得很很小。例如，很难想象，马来群岛由西到东竟延展近6,400公里。这些岛屿的各种幅度足以与大陆媲美，而整个东洋界（华莱士给这个地区取的动物地理学名称）还要大得多。东洋界从印度半岛开始，北抵喜马拉雅山山脚，南则包括斯里兰卡，东跨孟加拉、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到缅甸、泰国、整个印度支那半岛，直至包括海南岛在内的中国东南部，再往南，还包括小巽他群岛以东的印度尼西亚群岛，以及摩鹿加群岛和菲律宾。

这真是一片气势磅礴的地域，在地面上很难了解这一地域。即使乘船，也同样如此，看一看194—195页的参考地图，你就会明白。这一地区的最西部是广阔的平原和从喜马拉雅山山脚起向东、南两方扇形展开的起伏丘陵，地形变化并不显著。但是，人们继续向东、南行进，很快会遇到湍急的河流、蜿蜒而下的山脉和纵横交错的地形，使行程变得困难起来。一过新加坡，在东西长达4,800公里的距离内，密布着数以千计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岛屿，包括世界上第三、第四大岛。从技术上说，这个地区的海域都绘有海图，但欲驶遍它们则需要毕生时间。巴格斯人——东南亚第一流的航海家——定期从西里伯斯（现称苏拉威西，后同）出航，绕经婆罗洲（现称加里曼丹，后同）巨大的凸出部分，再向南、向西，然后朝西北方行驶，最后抵达新加坡商港。每次航行要费时三个月或更久。

也许只有乘气球飘游，才能在一次旅行中真正领略东南亚的风貌。遗憾的是，这里没有横掠整个地区的西北盛行风。假如有的话，乘上气球顺风慢慢飘荡，悠然自得，俯瞰大地，将是最理想不过的了；乘坐高速的现代化喷气式飞机旅行根本不能与之相比。气球一旦越过印度西北部的热带稀树草原和平原，人们就会产生两个最为突出的印象：首先，在许多地区，人类的两种主要作物水稻和橡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了原始植被；其次，更为广阔的地区仍然被一望无际的原始植被——热带雨林覆盖着。例如，气球飞越马来半岛时，就会看到地面上数百英里连绵不断的三叶橡胶林，而在印度支那上空，乘气球连续

飞行数天，见到的却一直是大片大片的稻田——但也会随即又发现延伸数百英里的丛林，林内无数树木竞相生长，绿色行列毫无中断，向四方伸出，直达天际。它们形成了常绿的天篷，遮住了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

东南亚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强烈对比的区域。这儿，丛林已被大批毁掉，开垦成农田，使95%以上的动植物失去了生存之地；但仍可发现各种瑰丽珍奇的生物——美丽的蝴蝶、奇特的蜥蜴、欢唱的鸟儿和无数的蚂蚁。在东南亚，无处不见顽强而又丰富多采的生命，即使人类大加摧残也无法扼杀。在人类摧残未及的地方，生命勃发，种类繁多，姿态万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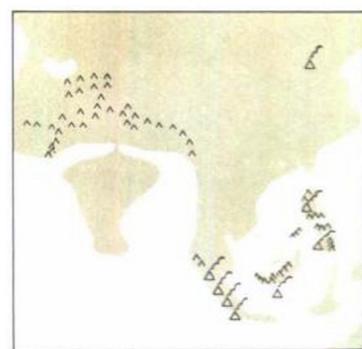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由非常古老的世界与仍在剧烈演变中的新世界的特点交织而成的热带区域。从地质上看，东洋界的西部年代比较悠久、稳定，而东南部却大都活动频繁，时常出现火山爆发，有些火山岛还在升出海面。

在这一地区的东南部，辽阔的浅海自亚洲大陆向外延伸，形成宽广的大陆架。这是现在为人所知的、更新世末期才被淹没的大陆架。它被称为巽他大陆架，构成了世界这一地区的三大自然带之一。另有一个萨呼尔大陆架，由澳洲大陆向北延伸入海洋的部分组成。位于这两个大陆架中间的是第三自然带，即蜿蜒曲折的东南亚岛系。岛系的火山仍有喷发活动，有些岛屿还在以缓慢的、然而可以测知的速度上升，陡峭的山峰潜藏在深达9,100米的水下。这是一个典型的“不稳定弧形地带”，这儿的地壳仍在强大的压力下，随着相向的大陆板块（地球表面的一些部分）互相撞击而弯曲，并形成褶皱。由于大陆板块的漂移在这一地区的历史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今天仍可在这里看出东南亚地质演化的主要过程。

7,500万年以前，载有印度大陆的板块开始向欧亚大陆板块移动。双双相遇时，印度大陆板块的海洋部分嵌入了亚洲大陆沿海的一道深海沟。板块的前端一面下沉一面熔化。熔岩开始从海底向上喷出，形成了东南亚各岛屿，同时继续促使那里的活火山爆发。最后，当时分隔印度和亚洲的这块海底被深海沟吞噬。印度这片陆地由于质轻而未沉入海沟，却撞进亚洲南部。两块大陆碰撞后隆起的岩石形成了喜马拉雅山系——世界上最大的山脉地带之一。这一山系对气候和动植物区系分布及其进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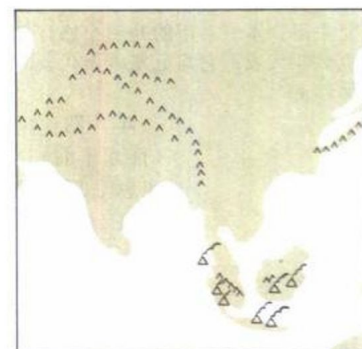
东洋界虽然在整个地质年代内发生了各种巨大变化，但造成其脊椎动物分布的最重要事件，实际上发生在地球历史上最近的约100万年内，即更新世时期。这事件就是冰期——北纬地区气候冷热交替的四次大循环。在气候较冷的阶段，海洋水位下降，露出巽他大陆架边缘各岛屿之间的连接部分。不同时期海水的这些涨落使大部分马来群岛时而与大陆连成一片，时而又再被分隔成数千个岛屿。海水低于群岛的连接部分时，所有各类动物可以来往出入于这个地区的南部，而海水高涨时，它们就被隔离在各岛屿上。

这个地区的上述起落变化大多发生在距今不算太远的年代里，但它们对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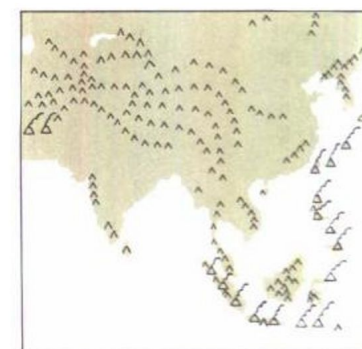
渐新世

到了4,500万年前，印度大陆开始与大陆亚洲迎头相撞，威力巨大的撞击造成了陆地的堆积，形成喜马拉雅山，而印度大陆也成了亚洲的一个半岛。



上新世

约1,000万年前，印度与大陆完全连接；喜马拉雅山继续升高。在东南部，不稳定的岛屿仍受到火山爆发的损害；上升的海水使未来的马来半岛成了细长条。



当代

今天还在升高的喜马拉雅山脉是世上最大山系的一部分。火山活动使南亚海面上布满了无数岛屿和群岛，其中许多是最近100万年内诞生的。

乳动物(包括猩猩和人等高级灵长类)的进化仍具有一定影响。这对于人类各种族的分布和发展壮大,以及后来他们如何主宰着东南亚的整个自然历史,都有着特殊的关联。本书以后有一章将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但是,除了马来群岛海面的连续升降外,影响着动植物区系分布和发展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火山活动。尽管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已知道该地区的火山活动颇为突出,但直到六十年代初期,科学家才最终证实最后一块处女地,即婆罗洲中部偏僻地区的火山活动情况。据考证,在这至少还有数百平方英里、覆盖着雨林,并且绝无人迹的原野内陆上,曾于更新世的后半期(可能仅在5万年前)发生过大规模火山爆发。这一点只是几种迹象之一,这几种迹象促使科学家考虑到:火山爆发造成较大规模地形变化的区域要比先前想象的更为广阔,而且这些变化在大约36万年前的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时代以前就出现了。

在过去约12,000年内人类的广泛影响,对于决定该地区动植物现状来说,至少同地质不稳定这一因素同样重要。例如,在某些岛屿的中部常有大片空旷的土地,这些空地上原来的雨林早在很久前就被烧毁;毁坏的规模大得使原有的植被再无法复生,代之而起的是一种特别的劣质次生丛林。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以为这是火山活动所致。但是,经过仔细分析才知道,原来大片热带雨林是早期人类为了开辟耕地而放火烧毁的。毁林很简单:雨季时剥去树皮,使其枯死,然后在旱季将树焚毁,以便清地耕种。要鉴别这样的林区和有火山活动的林区,往往颇为困难。

有趣的是,东南亚火山爆发的整个历史不仅反映在岩石和山脉上,而且反映在其他方面——实际上也就是反映在人类有意识和半有意识的记忆中。大部分东南亚人直到前不久还都目不识丁。无数的部族,如苏门答腊的巴塔克族和婆罗洲的达雅克族,只能以传记故事和歌谣的形式来记载历史。他们的故事与歌谣“篇幅”浩繁,生动细腻。经过无数代人的记忆和流传,这些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内容,即使在相隔很远的两地,其内容也常常出现基本相似之处:除了叙述其他一些事外,都讲到同火山神作斗争,讲到火山巨神如何最终被一位较为善良的水神或土神征服。

因此,在远至原始记忆的蛮荒时代,这类亚洲民间传说所表达的深刻感情就已反映出该地区地质的不稳定状态。结果,人们对大自然的印象,并非如设想中在气候特别稳定的环境里那样,而完全是动荡的、不安的。他们年复一年地定期种稻,按时收割,似乎总是一成不变,然而每年的收获量却都不一样,真是令人惊讶不已。这不正是相信世界产生于以往一个爆发时代这一概念的人们特点吗?

东洋界大片森林和丛林是这一地区的骄傲,多少世纪以来早已闻名于西方世界,从托勒玫(Ptolemy)的二世纪地理学、马可·波罗(Marco Polo)以及后来的旅行家们,到十八至十九世纪探险家和博物学家们眩目的记述,都提到过它。

地质年代表

地质学的年代划分,先分为“代”,次一级分为“纪”,再次一级分为“世”。许多年来专家们对地质年代的分期甚有争论。多年来被普遍接受的一种年代表是哥伦比亚大学J·劳伦斯·克勃(J. Laurence Kulp,又译作J. 劳伦斯·库尔普)制订的。近年有一个由厄塞维科学出版社制订的年代表也被广泛采用。本书采用的是一个修订过的克勃年代表;它与厄塞维年代表的对比如下。

	年 期	
	(百万年前)	
	克勃 年代表	厄塞维 年代表
古生代		
寒武纪	600	570
奥陶纪	500	500
志留纪	440	435
泥盆纪	400	395
石炭纪		
密西西比世	350	345
宾夕法尼亚世	325	310
二迭纪	270	280
中生代		
三迭纪	225	230
侏罗纪	180	195
白垩纪	135	141
新生代		
第三纪		
古新世	70	65
始新世	60	55
渐新世	40	35
中新世	25	22.5
上新世	10	5
第四纪		
更新世	2	1.8

不过,亚洲人在托勒玫以前就已经探索过东南亚以及更遥远的岛屿上的秘密了。印度航海家早在公元一世纪便来到此地进行贸易活动,而马来亚、苏门答腊和爪哇的航海家们那时已开始经商。到了公元三世纪,广州已成为各个岛屿商品贸易的一个主要港口。商品中主要有犀牛角、犀鸟喙、燕窝、玳瑁树脂、野生橡胶和白藤条。这些商品运进广州用来交换中国的玻璃念珠和陶罐等物品,一些边远部族至今还把这类中国货视作最珍贵之物。在欧洲人了解到地球是圆的这一道理 800 年之前,波斯、印度和马来亚船只已经载着中国的唐代陶瓷、青铜器和丝绸运往各岛,从而最终结束了石器时代。在更往东的新几内亚中部石器时代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公元十二世纪,宋朝时代的中国已成为海上强国,在船舶设计和制造以及航海科学方面都十分先进。中国把自己的产品运往诸岛、马六甲海峡以及再往北的马来半岛沿岸各大港口。最近出土的文物表明,当时这种贸易的规模已十分巨大。在很多遗址——有时是在红树林沼泽下面和因港湾变迁而被淹没的地方——出土的陶瓷和玻璃制品碎片要用卡车来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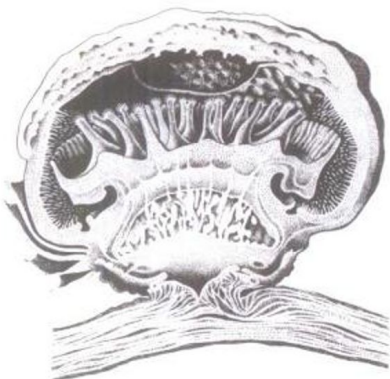
这种贸易多半是为了换取香料、贵重木材,甚至黄金和锡。但是同现在一样,那时的中国人把中国国内没有的动物产品的实用价值或药用效果看得神乎其神,这肯定是与他们打交道的土著人故弄玄虚的结果。这些土著人很聪明,他们不让中国商人知道某些准备索要高价的商品的真情。因此,从中国早期的唐朝和宋朝的文字记载中,很难弄清当时管钱和管账的人到底想记的是什么账。燕窝同木耳混淆不清,在近代科学出现以前的人们看来,两者确实很相象。蜂蜡和蜜同中国古代史册称为“石蜜”的东西混为一谈,而“石蜜”又同钟乳石和石笋搅在一起——巴塔克人、马来人和达雅克人常把钟乳石和石笋敲碎卖给中国人。一种特别吸引中国人的商品是贝壳的内塑型。形状美丽的贝壳在岛上的石灰岩小丘上比比皆是,而且差不多每座小丘的贝壳都形状各异,也都十分精美。在适当的条件下,山洞或山涧河床上的贝壳经过一、二百年后,壳内填满了石灰质,而外壳则已风化,留下形状非常别致、怪诞的小玩艺,在外行人看来既漂亮又令人迷惑不解。很久以前,当地人便开始把这些贝壳的内塑型挖出来与中国人交换各种陶瓷瓶碗。而在今日,为了收藏东方文物,西方任何博物馆都愿出高价收购这些陶瓷品。以同样方式做交易的还有白领翡翠(鸟)身上的蓝色羽片、穿山甲(或称披甲食蚁兽)身上的鳞甲以及鹿茸。羽片用作演员和名妓头上的装饰,鳞甲神奇地用来医治金钱癣,鹿茸磨成粉末后则用于治疗发热。

遗憾的是,尽管我们有文字资料,这类典型的错误(也许只是出于把生意做好的考虑)却意味着中国和其他早期的文字记载不足以如实可靠地解释自然历史。比如,犀牛一下子就变成了麒麟,马可孛罗就是这样描述的,而头上有巨大角盔的犀鸟则很轻易地成了凤凰。用犀鸟的巨喙精雕细琢成中国古代官服上的腰带扣,比玉制的还要值钱。西方来的第一批商人在这方面也未必高明多少,他们象马可孛罗一样,对所有动植物几乎都一无所知。亚洲人丰富多采的



巨花吐艳

大花草是世界上最大的花，起初它出现时，只是沿地面生长的藤本植物破裂的藤皮上的一个突起(上图)。它依靠吸取藤蔓汁液中的养料慢慢长大，约9个月后长得如同人头大小(中图)。成熟的花芽外形象卷心菜，内有花的性器官，图中的是雌性器官(下图)。带斑点部分是子房，各圆锥体是不会结籽的隆起，在隆起和子房之间的部分分泌出此花特有的臭味。展开的花朵直径可达0.9米，由昆虫授粉后，它便在林地上烂成一堆。大花草有粘性的种子可能由动物来传播：动物将种子吃进肚里或粘在身上，带往别处，有时落到其他藤本植物的表皮上或裸露的根部。



生活和巨大的物质财富使这些初来乍到的外界人眼花缭乱，但是他们好象只见宫殿，不见花草树木；只见珍珠、刺绣，不见飞禽走兽。最早的从1511年起就真正定居以研究东南亚问题的葡萄牙人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发财致富上。在当时，要想发财并不那么容易。实际上他们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打仗和杀人上——和预防遭到海盗与当地人的集体屠杀，或者一个个地被杀上。后来，当地人逐步习惯了外界人的移入，白种人才有机会渐渐发展同当地人之间的友好往来，而且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能在该地区更广泛地进行活动，对当地多姿多彩的大自然了解得更多一点。

真正古老的、纯粹的大片原始雨林主要保留在岛区的北部边缘，向南至马来群岛中部，以及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的中部高原。就在几年前，一位博物学家在婆罗洲中部的一片雨林里走了26天，没有见到一块阳光能直接照射的空地，也没看到任何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垦伐区。回想起这件事，实在令人欣慰。但是，随着东南亚各国人口的迅速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到本世纪末，再想重复这种经历很可能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在研究这个热带地区的基本结构和历史重点时，有一点必须时刻记住，即本书以后的叙述和插图大部分是有关雨林生活的。雨林不是个好呆的地方，很可能使经验不足者十分沮丧。在雨林中活动需要高度的技巧，不能踩踏树枝或惊动什么动物，它们一受惊便会发出长时间的、能传布很远的报警声，使每只猴子和啄木鸟都警惕起来：最不受它们欢迎的动物——人——正在走近。纹丝不动地站着观察是最好的方法，但这也是最能招来成群各种蜚咬人的小虫的方法。东南亚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一些特有的蜚咬昆虫，如白蛉、斑虻、蜜蜂、30多种蚊子及大黄蜂等等，无所不有。有了耐性，收获必定可观。即使如此，一个人在这样的热带大观园里所能观察到的充其量也只是一鳞半爪。不过，另一方面，他如果走运，很可能发现些新东西，甚至是前人未发现的新种。

关于雨林，我们以后还有很多要讲的。现在，先让我们试以引起华莱士注意的三种生物为例，谈谈雨林各种动植物的生活。这三种生物是：巨型的花——大花草、绿黑两色的大型鸟翼凤蝶和一种类人猿——猩猩。

由知识渊博的博物学家兼标本收藏家拉弗尔斯(Thomas Stamford Raffles)爵士发现并以他的姓命名的大花草是世界最大的陆生花，其中的苏门答腊种，花的直径达0.9米，花瓣呈鲜红色并带白斑，从雪白的花托上向外翻展。巨大的花托可盛8公升水。足以与其鲜艳颜色和巨大植株相提并论的是它那特别强烈的臭味，浓烈之至，能吸引大量出没于花草间的蝇类和其他昆虫。

另一使人惊讶的特点是，大花草的生长无一定规律，且只在丛林地面很少的地点出现。最初它象个花蕾，然后长得象一颗褐色大卷心菜。“花蕾”由寄生在地下树根上象真菌一样的组织长成，可能9个月后方成熟。然后，突然开放出妙不可言的花朵。通常一次在一处只开一朵花，周围无其他花或叶。

大花草迷住了华莱士，以后还吸引过其他人。然而，有些植物学家在东南亚生活了多年，却一次也未见过大花草的奇葩，可见其十分罕见。

华莱士的鸟翼凤蝶正同大花草一样，也是那么奇异、美丽，华莱士称之为“蝴蝶家族的王子”。鸟翼凤蝶的拉丁名为 *Ornithoptera*，意即“鸟翼”。他给这种“已知最漂亮的蝶类之一”取名布鲁克鸟翼蝶 (*Ornithoptera brookeana*)。这种蝴蝶发现于婆罗洲，并以第一个白人王公布鲁克 (James Brooke) 爵士的姓命名。尽管巴西的昆虫学家们持不同观点，指出巴西有着无数的蝶类，但是，别的大多数昆虫学家仍认为鸟翼凤蝶是一种体态最优雅、色彩最艳丽的蝶。它的身体呈黑色，有似天鹅绒，双翅从一端到另一端有一条色泽鲜明的金属绿斑点纹，每个斑点形似一支小羽，颈部还有一圈深红色宽条纹。

华莱士认为鸟翼凤蝶十分稀少，可是后来人发现，它们在整个热带亚洲到处都有，而且有很多种。人们常看到鸟翼凤蝶同其他蝶类一起，在溪涧、河岸、海绵状苔藓和向阳的岩石之间用细长的喙吸水。在人类居住的地方，它们甚至落在尿和潮湿的牛粪上。但是，人们见到的几乎是清一色的雄蝶，雌蝶则极少见，即使华莱士本人也从来没发现过雌蝶。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雌雄性之比是数百比一，在某些地方甚至是数千比一，雄蝶要多得多。这种看法可能是错误的。体型较大、较笨拙的雌蝶之所以不多见，主要原因是它不轻易离开人们无法到达的高高树冠。现代昆虫学家把这些色彩缤纷的动物分类归入遍布全世界的鸟翼凤蝶属，定名为 *Battus brookianus*。

第三，华莱士使猩猩成了明星。的确，研究这种大型猿类是华莱士选择去东南亚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写的《马来群岛》一书的书名副标题特别提到这一点。书的卷首插图是一只身躯庞大的猩猩正从一个几乎裸体的达雅克人身上咬下一大块肉。这幅画实在令人产生误解。猩猩不如大猩猩魁伟，表面上不如黑猩猩机灵。其实，猩猩是大型猿类中最温和、最敏感和最具独立性的。除非惹它，猩猩从不主动攻击人类。华莱士被猩猩迷住了，甚至收养了一只尚未长牙的幼猩猩，体贴入微地抚养着它。他为了使他的小“米亚斯”（猩猩一词的土语）有个温暖舒适的环境，百忙中把一只小木箱改成摇篮，里面铺上小垫子，让它躺在上面。垫子天天换洗。他并按时为他的宝贝洗澡。他写道：“它特别喜欢我给它擦洗、揩干。给它梳理毛发时，它似乎异常高兴。它四肢舒展，静静地躺着，任我仔细地刷着它背上和手臂上的长毛。”华莱士做了个梯子让它吊荡着玩，还给它弄了个人造“妈妈”——用一块水牛皮卷成捆，悬在离地一英尺（0.3米）高，它够得着的地方。一开始假“妈妈”还挺管用，小家伙真是很快活，但后来它要吃假“妈妈”的奶时就不行了。它费了好大力气，结果吸了一嘴牛毛，差点儿呛死，因此华莱士不得不把假“妈妈”撤走。

华莱士初到东洋界时，猩猩的种群数量约有数百万之多，集中在婆罗洲及苏门答腊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的温和气候与近乎科学上的好奇心使这种大型

猿类对它们的近亲——人类——非但不觉得畏惧，相反却感到有兴趣。然而在此以前，猩猩已经在西里伯斯和爪哇绝迹了，很可能是人为所致。在不少山洞里发现了猩猩曾被人当作食物的证据。最著名的证据是在婆罗洲西部靠近尼阿地区的石灰岩山洞里找到的。在那里发现了生活在至少35,000年前石器时代的人类的化石，同时还有看来用火烧过的猩猩遗骸。显然，这些猩猩不是被人类烤好吃掉，就是在某种迷信仪式中被用来当作祭品。

华莱士是他那个时代的博物学家，他最先使用来复枪这一现代技术，以新的更有效的方式猎杀猩猩。他对采集标本很感兴趣，描述过猩猩们在树顶上朝下瞧他时他大开杀戒的经历，那情节是很可怕的。原始人类猎杀猩猩，至少部分原因是出于迷信：现在，进化论的完整思想突然重视起类人猿的概念来了。大家都想证实或驳斥那些假设的有关人类近祖的理论，因而用作解剖的猩猩需求量猛增。在此后的50年里，东南亚的有关文献中年年有这样的记载：残杀猩猩简直象要灭绝它的种族。美国博物学家霍纳戴(William Hornaday)收藏了50多只猩猩标本，后来他转而反对大量收藏猩猩标本的做法，并成为著名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他曾为拯救美洲野牛起过关键性作用，同时协助创立了纽约动物学会。可是，直到1894年，一个为巴塞尔的收藏家猎捕猩猩的瑞士人还把134具标本运回欧洲。那时在整个产区，仍允许猎杀猩猩，而且猩猩很容易遭到猎杀。

今天，情况不同了。猩猩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人们还设森林保护区来保护猩猩的栖息地。大多数国家已立法禁止贩运和买卖猩猩，这些法律起到了减少猎捕猩猩的作用。此外，一些野生生物保护机构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建立了猩猩恢复野生中心，以便帮助以前被捕捉的猩猩重返大自然。然而，猩猩的栖息地仍由于采伐森林而遭到破坏。它们的头号敌人过去一直是——现在依然是——人类。

华莱士的这三个实例——巨大的大花草、色彩夺目的鸟翼凤蝶和濒临绝种的猩猩——对于了解热带亚洲地区的自然历史来讲，说明了从一开始就显得十分重要的两件事：第一，热带亚洲的生物种类多、分布广而且具有独特性；第二，尽管已经研究、收集并记录了很多东西，但还有许多东西，甚至是与该地区一些最美丽、最吸引人的生物有关的，至今仍未为人所知。

要把如此丰富的野生生物集中起来，并说清它们的来龙去脉，会有一些特殊的困难。假使我们写北美洲、欧洲或南极洲，就根本不会碰上这样的困难。尽管这点不利于提纲挈领，但由于令人感兴趣的范围非常广泛，即使我们在这个地区的任何地方、在动植物界中的任何一个分支上，作蜻蜓点水式的考察，也能立即发现某些令人神往之处。